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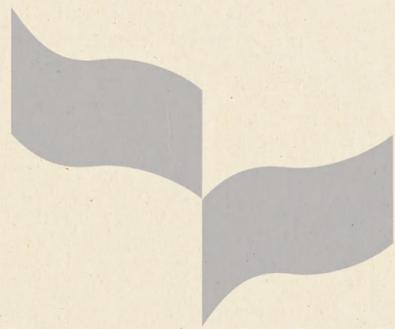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零陵郡當連山郡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子連子韶者獨名

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題作零陵郡乃永州唐連州

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以貢則買諸

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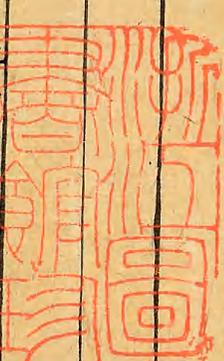
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

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亥今

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

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



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  
誠一本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謹者之祥也乃  
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  
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  
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續編

鼻亭神象祠也

前漢昌邑王傳并封象于鼻亭祠在零陵鼻亭與庫所不知何自始立因

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

郎中刺道州

薛伯高也除穢革邪數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

去亂即治變呻為謹若痿而起

痿人住於危切痺濕病若矇而瞭矇音

切小

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

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

之吏實理使好治其野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

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注神公又懼

楚倍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欲非類

左唐十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

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教一本去苛邪節居切俾斯人

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補庸一本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有不

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

我有苟老公煥其肌我有病瘥公起其羸羸童之監公

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

羨一俾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

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

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无

辨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切麟也堂之地隆然負博麗而起

者在浦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

侯平凡持錘者盡死鮮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襪襪一名

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

之占而亡其說長澤陽地切史記天官書載水甘茂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

郊山海經啓筮云又出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

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瘁勞者先死則彼持錘者其死

於勞且瘁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

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  
出幽鬱寥廓故長則於曠宜抵立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  
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  
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穹若洞谷翁若林麓翁翁切  
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立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  
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隅連也凡坳窪坻岸之狀  
勦於交切窪烏瓜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  
清水也坻烏尼切杉榿柎之植榿毗切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  
幽蔭奮翳步武錯迕迕過也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氣自至  
水亭陝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求  
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  
曠也而於是小立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  
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立之幽幽可以處休立之宵宵伊鳥切

抄

可以觀妙溥暑遁去茲立之下大和不迂茲立之巔與乎茲  
立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宋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宋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

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新蒸藤蕩蕩音小蕩徒

細曰蒸藤蕩小竹蕩大竹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

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

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群而翦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

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地澤

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

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負一本外字下有乎字子厚亦貞元年貶宋州司馬負外置同正

負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

者一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

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  
寂其覓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  
果闢耶彼所謂覓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  
之摯摯於通塞乎一有字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  
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出爲邵州道貶永州司  
馬至則無以爲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  
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  
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  
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  
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  
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失佛之道可

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群迷爲正覓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  
物耶孰能爲余擊夫昏之墮闕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  
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翼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偈仁音充切又音面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  
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  
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蔽  
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  
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  
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  
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  
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  
宗元始至遂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闕之廣大

達達橫術

徑也

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

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

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

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

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一作凡樹木若

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一作田若干一作厓一作治事僧曰

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土音杜佛國土也

中國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即天竺釋迦牟尼如

來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

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二惡八難奶日眾寶以為飾其

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

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  
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顓魚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  
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季承晔職日切音質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  
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寂上棄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  
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  
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  
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  
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對也繪蓋幢幡  
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水  
中大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求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

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

蓋嘗有鍛鐵者居也銀都都而治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

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

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

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

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

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金錡錢鏹刀鉄者也錡魚音鏹切三足金

田央也鉄音肅音也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

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

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

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

於敗為世笑僂同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金

鑄錢鑄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  
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  
采書以爲志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起自奇抄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各山水而州者

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于瀧泉龍門江切大奔湍也東至于黃溪東屯或無黃溪字其間名山

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

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無神祠字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

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

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揭音懸揭衣也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

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一本作精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無聲沉一本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越之人數

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頷斷鰐頷胡來切又古海切頷下也頷尸感切其下大石離

列離一本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

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

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

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

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

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僇人僇與戮同居是州惴惴慄慄其隙也隙與隙同則施施如字徐二而行

行貌又音怡漫二而遊漫莫半切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

抄

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二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卧一本本更有卧而夢二字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二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指

抵遂命僕一本本更過湘江緣染溪染一本斫榛莽焚茅茷

音賦符廢切草葉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

也前溪中註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

下之勢岿然洼然岿火加切洽所山深若垤若穴結徒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攢阻莫得遯隱縈青繚白縈音了外

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培薄

樓朗口悠二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二乎與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

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

如畫

後知吾嚮之未始游二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姆潭記

鈞姆音古姆諸韻无從母字集韻作  
鏘蒲補母朗一切並注云鈞鏘温器

鈞姆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澗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去一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粗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賢音茂交易也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作而又一有聲潏然潏祖宗切又音終然水入大水也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抄

鈷鉬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鉬潭西二十

五步當湍而浚者一本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

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壯一作狀殆不可數其

嶮然相累而下者嶮音欽與嶮同山險也累倫追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

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

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

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

取器用剉刈穢草劉音產潘二云劉劉音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田作剉平也伐去惡木烈火

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

浮溪之流為獸魚之激遊魚字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効

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澹之聲與耳謀

營五里二云營音立音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營水回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本有淵然而靜者與心謀

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一作西一本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立之勝致之澧錫鄠杜錫戶老切鄠音戶漢上林苑地則貴游之士  
一本無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奔是州也農去漁  
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贖字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  
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立之遭也

至小立西小石潭記

從小立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  
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  
為坻為嶼為嵒為巖嶼五感三切男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  
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一云披拂潭中下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翕然來翕忽似  
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  
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  
武陵龍龕龍其一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一小生曰恕已曰  
奉壹

袁家渴記渴音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鉏潭由溪  
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  
蕪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求中幽麗其處也求一本楚  
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  
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  
折乎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  
山皆美石一本更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  
多白礫音歷小其樹多楓柟石楠榿楮樟柚柟如占切楠音  
音諸袖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合歡草名轆轤水石

輒音交葛 猶交加也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

綠翦勃香氣

翦烏功烏孔 勃音勃 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上立曰威下僂佳切 威雞草木華盛貌

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

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鮪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儵魚由置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渴音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前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一本作連字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

焚既醜而盈宜如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  
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  
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  
始窮也起下篇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  
大倍石渠三之一本之訂亘石爲底亘字達于兩涯若床  
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跣而往揭音憇又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  
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  
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  
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  
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

抄

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

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

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睥睨音計切睨五計切字疑

韻賦上田杜預注左氏又涼僻倪音義同欂音龍引傳雅睥倪女牆集

可以衛城釋文麗一音礼可馬云小艇也列子餘音繞樞注

棟其旁出堡塢堡音寶小誠也塢音古切有若門焉窺之正

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

望其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

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

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

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

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

揚傳音轉東口秉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亞缺圯

都鄙切豕得以爲圃虵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

疏荆狄弗字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醒丑真切易爲堂亭

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馮音江化爲湖衆

山橫環嶮闊瀲灩音聊一本李作瀲灩當邑居之劇而忘

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

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

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

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

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

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

東西皆水匯胡罪切水回合北有雙山夾道嶄然嶄祖咸仕咸二切高也曰背

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

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

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

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

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切皆獨立不倚

北流潯水瀨下流一本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

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

茹古牙切藕並一本作茹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

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周亂注曰常則廓然

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

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

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平

明切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穿故以云其山多樗多櫛丑

貞切諸多筭管之竹音當田竹名多橐吾其鳥多秭歸音歸

即子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秭歸西有穴類仙莽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

麓環之泉大類擊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

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儻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

形糝粉音所又音疋音糝音諸音皆從酒陰一作慶則應在立

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

流入于潯水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浙江圖書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一本書下有明諉貴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伏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晃切與恍惚同下音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悸其季初

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

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鬼百病所集痞結伏積音地痛也又音在病也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本作肉非獨瘡瘍為也

穉音利疾變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音

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

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柳

柳書篇上

可觀然也

柳一步

謝

自陳

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末路一本下更厄塞斃兀倪上

結切下事既壅隔一本作凡狠忤貴近忤音誤狂踈繆矣蹈

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

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徒谷切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與同旁午搆扇便為敵讎便

盡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

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實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本作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癘痼

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本

作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本无又何

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和

元年五月子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

厚母盧氏卒

子息

墳墓

掃

亦有太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一音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骨一作腸瑩瑩孤立未有子息荒  
 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間作偶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人一本作大  
 聚居為師聚居為師一名無與為婚也亦不肯與罪人親昵者字昵尼質  
 也切近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  
 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歔愴惕慄二一本作慄立捧奠顧  
 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歔愴惕敬香衣切歔朽居切歔發  
 哀泣之聲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  
 也先墓所字有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謹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  
 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  
 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  
 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田

如權

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僂同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  
 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墜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  
 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本无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或其毀之曰母奈兄娶孤女云過  
 婦翁者過涉瓜切筮也魏武帝今日弟五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別卒光史籍一本管仲遇盜取禮記管仲遇盜  
 之公為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離婁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諾一本无為字一本諾上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本傳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

國語晉文公伐鄭得詹而歸將亨之詹居鼎耳而號公乃命弗殺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

九年晉侯見鍾儀曰鄭人將殺之琴操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因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

騎危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五

如座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前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前古怪

前漢史張蒼韓信伏斧鑕我日切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

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本傳此皆壞偉博辯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洩忍音庄法也洩他珍下才末伎又

嬰恐懼痼病一本作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

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著書

務此然力薄才劣才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當作觀

力和切說文觀縷委曲也俗作觀非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無效切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一本舐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作上一本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通字一本

上有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望歸掃瑩域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比益輕瘡癘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寢甘与聯同無復恨矣書辭繁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脉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懇心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一二云名後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前座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

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或字憂懼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本作是乃為若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本許作取一本忠作中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

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

王猛字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嗚大叱嗷也而卒莫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頗音何切馬謖得以

惑孔明謖所六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剪裁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

前漢本傳

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

三國志

近世尤好此

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

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

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

一本此下趨走其

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

下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私好

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慕我哉

其意渠北切茲

啣吾事二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啣吾事二間也



時號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凌子賦韓愈稱之中元

和二年進士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

先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大一本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

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

尚書即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巨譚亦云親見

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雲誼享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有笑字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卷論又畢  
因起利去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丈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享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世其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

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

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

常眊眊然騷擾眊音曹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音故撫心按膽不

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又音無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

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音口口骨切勞極兒又健作兒中心之悃

幅鬱結口本切誠也幅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  
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  
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  
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  
為大族五六從以來從才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  
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  
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  
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  
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  
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厚娶楊疑女正元十五年卒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  
子然無一日之命謂楊氏嘗孕而不育也至今無以託嗣續恨  
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  
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一作本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一作本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不填書裴瑾之弟

應叔十四元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詰不得者壽張排根一本作根唐裴度傳為姦檢根柳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一本下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古慕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

尚不肯已也字本從言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

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

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

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

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

鄒吁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

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憲宗時伐鎮興王承宗承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鄒向或

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

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羨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无嘗得字兄

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

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白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佚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  
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  
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輒不安之勢輒况五忽切平居閉門口舌  
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岁岁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造  
具門哉及逆及切  
不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  
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  
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  
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名一本  
作聲世之怒僕宜也與罪  
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以大臣黜甚薄不能

抄

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置數噉噉音虛王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離人之心言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尸孟切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

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

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

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

隨重直龍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慘凜一本作參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毛髮蕭條

瞿然注視瞿九遇切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

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或從佳啾音卓今聽之怡然不

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噍噍噍音公晝夜滿耳聞北

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

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

止言說長短重為一出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

甚耳用是更樂瘖默音余金切不能言也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

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

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

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牙割牙結二切伐木餘也不能生植猶

足蒸出之菌以為瑞物菌九切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

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井忙鄽一本作厓

一本作厓作鄽二

澄延切一家之居也集韻朝夕誦誥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  
亦作墨塵厘郵无此郵字朝夕誦誥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  
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  
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遜之弟

杓直

杓直字杓直

足下州傳遽至

傳音

得足下書又於夢得

處得足下前次

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遙養者養徒聞人

足音則楚然喜

楚按莊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棟

許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問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

南人攢柳餘甘破決壅隔大過

隔一本

陰邪雖敗已傷正氣

行則膝顫

音戰定

坐則髀痺

髀部利切股骨

所欲者補氣豐

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

若後

則有蝮虺大蜂

夏芳六切蛇出南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

即畏射工沙虱

即射工一名水

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痍

美切瘡也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

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

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

豈復能以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亮切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

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

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

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

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有越字不過為三

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  
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公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  
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  
句吳羽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即不復煦僕  
二切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貧  
也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羣在近地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  
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一本作顧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  
十郎執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  
趨以進者在音給衣襟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

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煦趨

趨煦吁切便僻便此切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

旦勢異則電滅颺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

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

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

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顛元九年十年顛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執事試追狀

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講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之惕憂無

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

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璪二者復以病執事云

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

璪音鑽今按文云不意璪二者即合音璪璪碎也此誠私心

平日畫日有璪璪齒傳璪二常流碌碌凡士柳文用此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者書幽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今抱德厚蓄憤排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  
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  
瘴土一本下有中字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冀潘本作幾凡復得處人間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一本  
宗元謹再拜

抄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元祐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  
 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  
 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  
 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固一本利紙筆  
 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之下有  
下字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  
 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節爾受使退之為宰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柴撻入政事堂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  
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本若以罪  
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  
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  
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本其不遇而死不以  
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  
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  
范曄博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司馬遷觸天  
子喜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  
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闢暴虜崔浩作魏史立  
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等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  
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

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

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

一本誠作誠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

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

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之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

亦各以所聞知致之不敢怠則廢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

徒信人口語每之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之軒天地者磊音磊

猥切輶音輶卒也輶音輶輶作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

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

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

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

如退之言一本本作議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

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

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  
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  
惑己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

館下

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

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姑玩

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

崔公

永州刺史

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

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  
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則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  
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  
以史道在職且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  
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

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且即餘切史記荆軻贊曰

始公孫季功童生与夏无且言大將軍徵蘇建史記衛將軍傳蘇建語余

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言留侯徵畫容貌史記張良贊見其圖今孤囚賤辱雖

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谷梁莊公七年春秋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

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一本作与吕恭論墓中石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

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

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

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

見名氏一本此下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

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習其年曰永嘉其

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求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擢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禮記檀弓篇云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辟，刑也。四亦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章丹為觀察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擲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埊土大木。埊，巨至切。堅土。陶甄梓

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竄之俗竄徒果切竄以土切竄惰也惡也史記以故且懶惰之謂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催賈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之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為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母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本无明字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敬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有

為天耶 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 人則吾愈不識也

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菘之自

為果菘癰痔之自為癰痔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

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

之耶乎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一本若字人勝

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

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全篇見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尖荒

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

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

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曰字而一曰天勝焉一

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虞

芮力窮也臣宗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

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  
與天者愚民怕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爾  
一本為皆不足喻乎道一本无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酸  
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亦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  
常形者其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  
得此說孟行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未  
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康伯而  
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

陰陰不得兼陽其一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  
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  
賄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  
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  
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  
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下有說字  
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  
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宋真宗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

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

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在唐公嘗調習之又聞

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各韓口和取各溫

設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泰字

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怕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質字

一者春秋微指二篇集註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

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

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

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宗元字盡得宗指辨

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莊見聖人

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去耳於夫人妻

氏會齊侯于禚魯地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

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

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二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

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

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

踰焉其言書苟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苟息奉君

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奔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向

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仇牧事見莊公十二年今兄言貶息大

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

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

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

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

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

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在文雖啖趙陸氏  
皆所未及啖音淡啖助趙丘陸贊也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  
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  
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  
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  
博弈之雉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善言意欲施之事實以  
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  
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  
那計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  
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胸若深井

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轉音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刺史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蛭然蟻蛭音質雖鳴其聲音誰為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為準一本更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

以汗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  
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溫字化光  
一字和叔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  
中而出者咸無為其言本儒術則迂廻茫洋而不知其適其  
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詭切甚者好  
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  
不明於天下而孝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  
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漸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  
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  
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乎  
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  
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申吟者至比六經則

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

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一本凡為六十七篇命

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快於亮於以道之難明

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

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

類盧對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

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字致用有

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

之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撫之石切拾也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

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

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况不及是者滋眾則余之望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

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

世滋不憾而惡焉。慙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

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頗普禾切。禱也。得之為難。知

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本休明字。探其深隄。雖有蕪敗。則為

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

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剋五切。其間

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

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縱子勇切。史音勇。縱

史。獎勵也。出前漢山王傳。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蹶與蹶同。六切。吞志而沒

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

繫焉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

得以奮其間者合乎不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

有疊跡大底一本作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

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

甚聞著者哉一本无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

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

其意抉二决古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金声玉耀誑聾

瞽之人微一時之聲微与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為害已

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

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

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

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

耳一本視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三十一卷終

抄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  
 人者之志兩張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  
 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  
 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賈即斯切所謂有貧  
 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贏音盈有則無  
 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  
 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言其改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匿免而富者  
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  
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  
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  
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捃俱  
運切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  
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  
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  
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矣富室貧之母  
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  
人流爲工商浮疏以主  
切情也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  
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  
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  
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  
制迺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  
亦不可行矣是故棄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  
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  
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  
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  
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  
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  
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  
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位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曄字宣英宣英這謂多聞而習於事

宜當賢者類舉少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

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饒作連字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子敬

厚姊夫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憤古對切心亂也且以為未得其粹美

而為瓮礦燥悍所中礦古猛切銅鐵僕石也摩七感懼傷子切懼傷子

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寧徵引地理證

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  
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  
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  
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名其切光也其  
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  
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類与粹同疾醉切  
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  
肺養与粹同幽閑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北山之木

鉗音三可液瞞音困離奇注委曲盤矣也液音亦瞞謨官切莊子

作液補亡言莫干莫半三切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古玩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豆

也拘攣踉跌音季間緣切踉於院切屈也曲薄蹄而曳者皆可

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雍州名皆可以用備砥礪徐之糞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

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有沈儲氏常朝飲其羊以沐市人閑

轂而輶輪者輶胡瓦胡果胡三切禮記輪人以皆可以為

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西子之里惡而曠

者皆可以當侯王音曠類廣二音感類也山西之冒沒輕儻音曠皆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闡外淮南子固有難君召將山東之雜

族漢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史

抄

出相山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音琴其內皆爛故曰蠶首言人

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腐腸以字或作似者誤附子八角

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所主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

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運則不必服

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

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

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 答周君集書一本集字下有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

己日以悖大府之政君川果蓋為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

君子周為倡焉一本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

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索三股之密比切剋則

周知

卷

血脉貫

若關桎梏

桎立音質梏古音母切

不丁而無所趨

切說文步止也選名丁

中拳拘而不能肆

槁焉若拚

拚音藥五切積伐木餘也

墮焉若璞其形

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

乃盛譽山澤之臞者

臞音君山澤間形容其臞

以為壽且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

一作人子

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

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苟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

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

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

屯音讀當如他徒昆切悶也楚辭中悶也浩然若

有餘操草蓐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

好氣魄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請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僇用是奔竄禁錮爲  
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爲矣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  
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  
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  
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爲兄由  
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  
沮然眄矐路代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  
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山方士

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  
及食時竊睨和糗燥濕糗忍九女救一切雜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

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擐音患又音貫堅堅甲也鳴

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

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羣美言以為得怕

久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

甚甚乃奴骨切言難也亦訥也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

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

嘗嘗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

布其瓜指蚤起則嚶嚶誹誹以逮夜嚶多火苞切又增以脂燭

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  
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  
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爲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  
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二兩日遂用之其次得  
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  
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子說符  
篇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

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交皆左袒者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

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音亞兩也女之所因故曰

姻相謂也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

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獲並如

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姓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風俗通云臧罪役入為官奴婢獲智逃亡獲得奴婢也

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

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本

无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

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

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凡之為是術凡今

向  
回  
顧

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

是背親而與讎夫皆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矣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評使

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羣

羊以為兄餼餼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

監東海之水以為鹹醢教倉之粟以為酸酸呼際切極五味

之適致五藏之安藏才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

胖蒲官切醉飽謳歌愉懌訢歡訢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刊不亦盲哉孰與去味以則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

日皴皴字當作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

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地址：杭州  
電話：XXXXXX



浙江圖書館

壹玖伍伍年 貳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8671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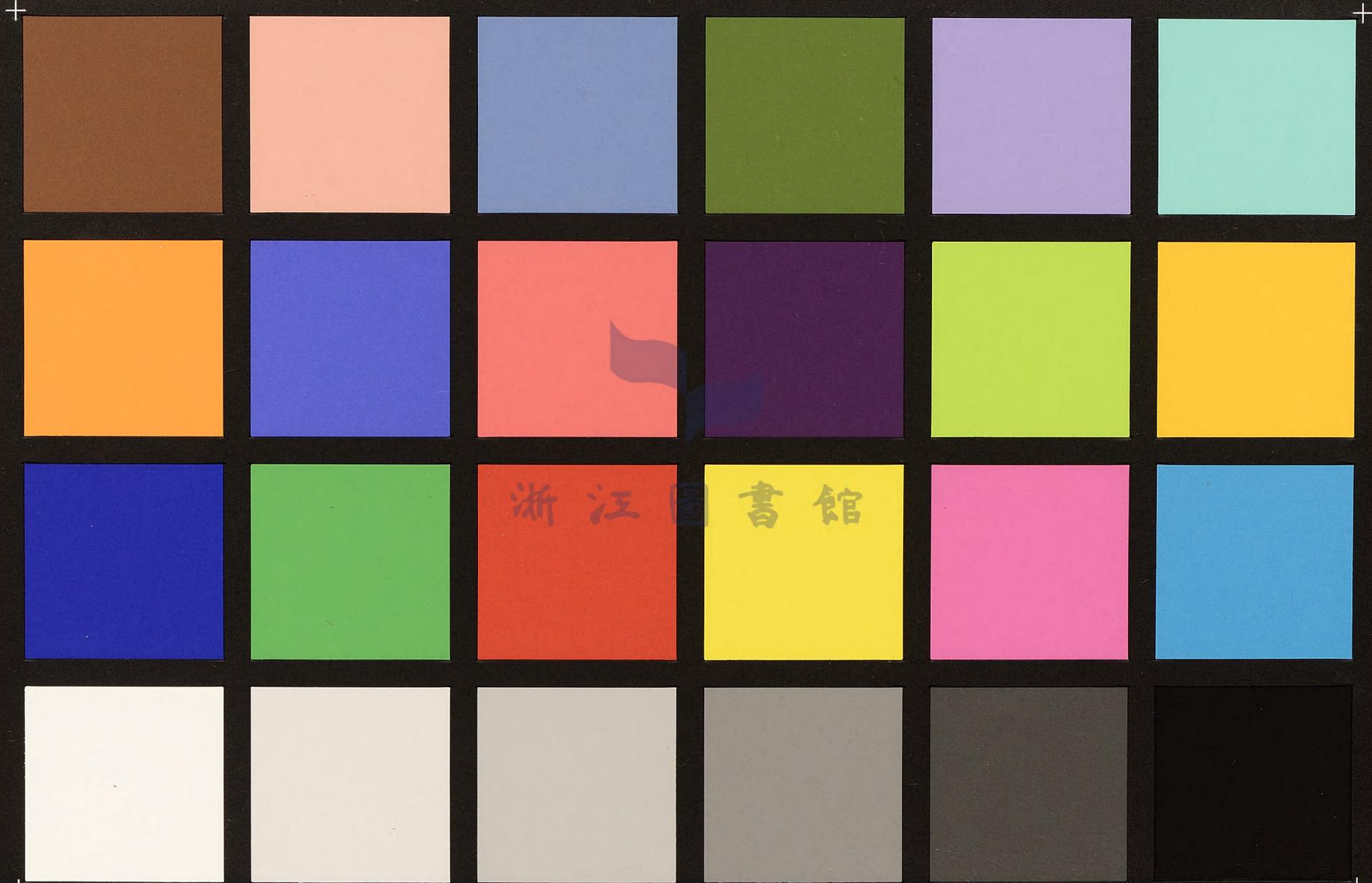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x-rite

100mm